

浅草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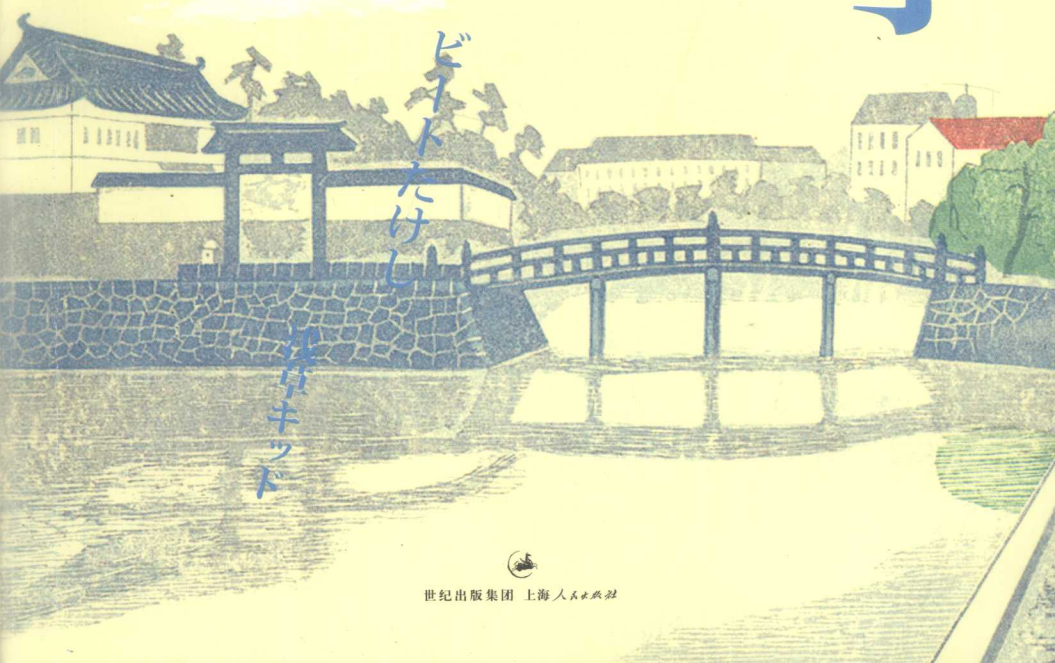
浅草キッド

北野武前传

北野武

ビートたけし

吴菲——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浅草小子
浅草キッド

北野武
ビートたけし

吴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浅草小子 / (日) 北野武著; 吴菲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694-4

I. 浅… II. ①北…②吴… III. 北野武-自传 W.K831.3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7626号

策划编辑 王 蕾
责任编辑 王 蕾
装帧设计 颜 禾



浅草小子

[日] 北野武 著

吴 菲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91,000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8694-4/I·700
定 价 22.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浅草法兰西座

昭和四十七年夏，加入浅草法兰西座 / 5

第二章 拜师学艺

直接请求仰慕已久的深见千三郎收我为弟子 / 17

第三章 第一次登台

第一次登台是人妖的角色 / 30

第四章 时机到来

晋升主持人。当演员的时机到来 / 44

第五章 舞女的宠爱

舞女志川亚矢对我宠爱有加 / 56

第六章 师父的演技

深见师父的精彩演技令我五体投地 / 71

第七章 想当作家的家伙井上

想当作家的家伙井上来到剧社 / 83

第八章 师父的艺人风范

我最欣赏深见师父的艺人风范 / 103

第九章 师父好赌

师父好赌害苦了我 / 114

第十章 宽容大度的舞女们

舞女们的大度令我感动 / 130

第十一章 舞女外游记

陪舞女们出去玩后果严重 / 140

第十二章 叫花子阿清

被六区有名的叫花子阿清戏弄 / 155

第十三章 怪人马奇

来了个名叫马奇的怪人 / 168

第十四章 当上漫才艺人

跟二郎搭档，当上漫才艺人 / 180

第十五章 永远的师父

深见千三郎，我永远的师父 / 192

跋：给小武的信 井上厦 205

献给深见千三郎

浅草小子

与你相见 在仲见世的那间

只有煮菜的 鲸肉店

我们谈论梦想 汽酒

泡沫里消失的 约定

在灯火暗去的 浅草

只有一个被炉的 公寓

第一次买了 同样的西装

做了同样的 蝴蝶结领带

却没钱买 同样的鞋

这一直被我们当做笑料

什么时候走红 我们期待着

在只有两个观众的 剧场里

把托付着梦想的 一百元硬币

投出去 一本正经地祈祷

你脸上浮现 孩童般的

纯真 我再次被你吸引

独自去探访 你的公寓

相碰的酒杯 令人怀念

我们也有那样的时代啊

你抖着肩膀笑起来

不要说 我们已抛弃梦想

我们本是 没有其他人可依靠的两个人

不要说 我们已抛弃梦想

我们本是 没有别的路可走的两个人

第一章

浅草法兰西座

昭和四十七年夏，加入浅草法兰西座

快到八月的时候，盛夏的午后。一个运动衣配短裤，脚踩人字拖的青年出现在浅草六区^[1]的街头——那就是我。

那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来到浅草，我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

“雷门”两个墨迹鲜明的黑字题写在巨大的灯笼上。

漆红的门框和漆红的仲见世街。

从仲见世的街道看到的蓝天。

“凉爽的浅草。洋溢旧城风情的浅草欢迎您！”街上挂着的招牌被风吹动，不停地旋转。

[1] 浅草是位于东京都台东区以浅草寺为中心的老城区。也是东京最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街区。范围包括仲见世和新仲见世商店街，以及六区娱乐街。

一成不变的纪念品商店。地摊小店。跟时代脱节的军服店。挂着“真皮夹克”的招牌，一看即知是人造革的便宜货。

管它是尖头的鳄鱼皮靴还是高跟靴都堂而皇之地摆在店面正中，招牌上写着：“面向年轻人，当今最时尚服装！”隔壁商店的招贴却是“有肚围”。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一种让我浑身放松的氛围。

我从小在旧城区长大，初中的时候还时常来这里玩耍。哥哥第一次带我看的外国电影《碧血长天》^[1]，就是在浅草的大胜馆电影院。

可是上了高中以后，我不再把浅草这样的地方放在眼里。在我看来，这里不过是属于过去的街区。我迷恋的是新宿、池袋、涩谷那样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我玩得乐不知返。

嬉皮、幻觉艺术、即兴艺术什么的，还有白粉和大麻，凡是称得上新潮的东西，我都想尝试一番。我成天泡在一家叫作“风月堂”的咖啡馆里，那里尽是些自称小说家，自称剧作家和自称

[1] *The Longest Day* 拍摄于1962年的美国电影。

放浪诗人的家伙。还有所谓的存在主义者加上萨特研究家，前卫摄影师加插图画家，广告策划人加电影导演。我跟这些家伙混在一起，自以为是自称的疯癫族^[1]。

空闲的时候，我在一家叫“维里吉格特”的爵士乐酒吧做侍者，晚上就赖在酒肉朋友的宿舍里过夜。

正当 1970 年安保斗争^[2] 和东大学生运动^[3] 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些不知接下来该干什么的家伙成天彷徨在新宿街头。耐不住寂寞的浪荡子们只好每天聚集在咖啡店里，不择对象地吹嘘着戏剧学呀电影学呀作家论之类的话题。

然而，不管是哪一类话题我都觉得无法亲近，听起来都像是些不着边际的谎话。

不管谈论的是多么了不得的事，回到家里，大家都是有着体面的双亲（?!）以及美满家庭的人。说句怪话，他们全都是些徒有其表说空话的临时浪荡子。

[1] フーテン，当时对游手好闲沉溺于颓废生活的年轻人的称呼。

[2] 1970 年日本民众为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发起的反战和平运动。

[3] 1968 年以东京大学的学生组织“全共斗”为中心爆发的左翼学生运动。

在这里混完大学生活，然后就回老家继承建筑公司，继承米店、酒铺。或者规规矩矩地做地产公司的接班人，又或是剪短了头发变成上班族。总之将来自有去处，尽是把保底牌藏在口袋里的家伙。

跟我这样断然退学、穷途末路的人简直无法相提并论。那些家伙们就算现在谈论着萨特、波伏娃什么的，等成了米店老板、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以后，大约不会还一直谈论萨特。这样一想，我开始对他们的空谈感到愤慨，觉得这一切实在愚蠢，以至于失去了跟他们继续交往的兴趣。

其实，我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难道就这样一辈子浪荡下去？难道此生都要在爵士乐酒吧当一名侍者？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呢？我难道连个理想都没有吗？难道没有一份需要我投入一生的时间去做的工作吗？越想越觉得悲哀、无助、沮丧。

就在这时，我脑子里突然想到一件事。

“去浅草当一名艺人^[1]。”

[1] 日本的“艺人”是指专以滑稽搞笑的表演为业的演员。表演内容包括漫才、小品、搞笑节目等等。

也不知这个主意是怎么冒出来的。不过既然想到了也没办法。“与其思前想后不如先跳下去再说。”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无法再劝阻自己。

只有浅草。去浅草决一胜负。浅草就是一切。浅草在呼唤我！满脑子装的都是浅草这两个字，我开始坐立不安。也许此时，我内心里奔涌的，是曾经做过说书艺人的，已经不在人世的祖母的血脉。虽然我还不肯肯定……

浅草六区的大道反射着刺眼的盛夏阳光。我走在大道上，满怀有一种儿时曾体会过的兴奋心情，仿佛正要去上演一出恶作剧一般。

然而，来到多年没有造访的六区大街，这里的冷清超出了我的预想。“哎呀，怎么变得这么安静了！”跟仲见世、新仲见世游人熙熙攘攘的繁华喧闹相比，这里静悄悄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六区闲逛的，只有无业游民和叫化子。尽是些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混混。

不过六区的剧场街虽然门可罗雀，风景仍旧一如往日。从新

仲见世往六区方向右拐，右边是罗希电影院。这里是外国电影的首映影院。隔壁是专放国产旧片的常磐座剧院。这是一家早在大正年间就上演过歌剧的老剧场。

还有外国电影三部连放的东京俱乐部。大正时代就开设的电影院“电气馆”。电气馆也是日本首家上映有声电影的电影院。专放外国色情电影的千代田馆电影院。绕到对面一条街，是上映国产色情片的日本馆电影院。专门上演喜剧的松竹演艺场。松竹电影公司的首映影院浅草松竹。然后是日活电影公司的歌舞厅，隔壁则是观看曲艺表演的浅草演艺大厅。大厅楼上的脱衣舞剧场名叫浅草法兰西座。隔着中映电影公司的游戏中心，又是一家老字号的脱衣舞剧场——浅草摇滚座。犹如电影拍摄布景一般，近三十家影剧场馆鳞次栉比地聚集在狭窄的六区大街上。

我毫不犹豫地走向上演喜剧的松竹演艺场。因为我想，要成为一名喜剧演员，首先应当从演艺场开始。

“欢迎光临！马上开演，马上开演喽！传助剧团马上开演喽！”

我从扯着嗓门拉客的大叔身边挤过，花一千块钱买票进了演

艺场。松竹演艺场是东京唯一一家专门上演所谓“色物”也就是搞笑节目的剧场。节目包括小品、漫才^[1]、喜剧短剧、魔术以及杂耍。大宫敏光的传助剧场也在这里设了固定的席位。

进去一看，斯特雷德组合正在里边儿表演小品。他们是电视上颇受欢迎的搭档。在演艺场里却不见他们表演喜剧小品，而是缠着观众席里的大妈和老头儿讨笑，玩的不过是逗弄观众的把戏。在我看来，这样的表演毫无魅力可言。

即便如此，为了把票钱值回来，我又听了听 W·埃斯的相声，然后捺着性子看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滑稽乐队的表演，还有无聊透顶的艺人漫谈，从头到尾都觉得憋闷。

从演艺场出来的时候，我问看门的大叔：“我想当艺人，要怎样才能当上？”

大叔带着满脸“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的神情说：

“说是艺人，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当上的！”

[1] 漫才是日本近代曲艺之一种，相当于中国的相声。

“那，那些人不都当上了？水平都那么低的。”

“水平低？混蛋！要当上能上台的艺人可不简单！得先找各路师父拜师学艺，修习很多年才能出师，出了师才有资格上台表演。可得熬很多年哪！”

那些人也叫熬了很多年？要是换了我一个月就该出师了。

“那各路师父，大叔您，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那怎么成！像你这样的，每年不知要来几百、几千号人。来了也都是些不中用的家伙。在这地方能叫座的，一万个人里头出一个就不错啦！你以为那么容易可就大错特错喽。这个星期压台的 W 健治先生，人家可是尊贵得像神一样的师父！”

那也叫神？那可真是直叫人喊“讨厌！”的神。就那水平？

“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您就帮我说句好话也行啊！”

“不成！说不成就是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看来，这大叔很爱说“不成”两个字。不论什么，都是不成不成不成不——成的，活像个撒泼的小孩。我死了心，接着在六区大街上晃荡。